

永远的怀念：回忆李玉庆同学

◆ 流机 9 供稿

毕业二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在流机 9 班同学的回忆里，最令人痛心的，莫过于英年早逝的李玉庆（老 Q）同学夫妇。追忆往昔，老 Q 的生平事迹，音容笑貌，宛如昨日。时光或许可以抚平我们内心的忧伤，但同窗七载，兄弟情谊，却永难忘怀。值此毕业 2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之际，愿借校庆专刊的一角，表达和寄托我们的怀念，愿他们安息！也祝福他的父母和家人身体健康！平安！

忆老 Q

流机 9 赵玉新

老者，反谓之小也；Q 者，其名元音也，是谓老 Q。可能有蜡笔小新 Qute 之义，但断然不是绍兴混混阿 Q 革命成功，因为老 Q 是邯郸人。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慷慨是其性情写照，悲歌是其命运谶语。

记忆是一本浸于水中的书，岁月漫漶了大多数字迹，但混沌中总有奇迹般遗存，让人欣喜地闪回当年的片段，历历在目。

闪回一：高头大马在球场上不惜力地奔跑，横冲直撞、摧枯拉朽，技术粗糙但饱含一力降十会的信念；

闪回二：为将 144M 磁盘压缩至 1% 而沾沾自喜、洋洋得意，颇似孔雀开屏般耀武扬威；

闪回三：表白被拒后吞下一整瓶药片，直至被抢救后

还辩解并非自杀仅为头疼赌气。

印象中老年 Q 总是一往无前的热情，是的，纯粹热情，并且只能用一往无前来形容。与普通意义上的豪迈有所区别：豪迈的具象可为狂放夸张的鼓舞，而热情的具象可为声嘶力竭的摇滚。二十年前，老 Q 抱着二手的破木吉他，无论技法只抒胸臆地唱着《花房姑娘》，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、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意韵。而今，遥想老 Q 在天堂，当会继续破音走板高歌《春天里》：如果有一天，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，在这春天里……春天在这里，老 Q，我们希望你在人间。

2004 年 5 月 6 日，老 Q 魂断墨尔本。故忆长歌当哭，是为十年祭。!@#

怀念李玉庆

流机 9 杨辅政

浮生能有几聚首，
昔人已乘黄鹤走。
万事自有天父手，
感恩梦里解千愁。!@#